三朝野紀

三朝野紀卷之五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崇禎朝

四年正月　日召廷臣及各省監司官於平臺

上召浙江副使周汝弼問浙閩相去海寇備禦之策汝弼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郎去問江西布政何應瑞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尙未報耳問湖廣布政杜詩稱楚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

仍安問福建布政吳賜陞之祺海寇備禦若何賜
曰海禦與陸禦不同故權撫之上曰李魁奇何又
殺之賜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即撫不爲我用今鍾
斌亦反側不可保上問實計安在之祺曰多練鄉
兵多設火器以戰爲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楊
公翰賈鴻洙以有司收稅耗重宜參來處治鴻洙
曰近已革去矣問山東布政陳應元焦元溥曰爾
省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辦細問
其數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宣大重鎮需餉甚急其

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披猖是否盡係秦寇喬林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須大剿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報已蕩平何復生發喬林曰山陝界河倏去倏來故河曲被圍問河曲之陷對曰失於內應問勾引何人對曰大抵出於飢民問陝西參政劉嘉遇寇與飢民相煽地方如何料理嘉遇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是赤子可撫即撫之對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左掛既予降何又殺之對曰彼雖受撫仍行刦掠是以殺之

問近日情形如何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岩宜川問廣東布政陸問禮曰爾已升南贛巡撫了該地方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回省當行保甲練兵上曰此須實做問廣東海寇若何問禮曰廣寇多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只是把守海門勿容登陸方不爲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靖江王府爭繼事若何茂華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祚祥早歿王靖立祚爲世子而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是以爭王位久定未敢輕議問四川布

政畢敦復鄉紳挾制王府事如何敦復以欠糧對
上曰守臣何不彈壓敦復曰遠古州縣多科貢故
不能持堅雲南布政婁九德已經劾處問貴州布
政朱芹安位撫事如何芹曰督撫責安位四事一
擒蒼會自贖已獻樊虎奢寅妻馬氏一責送撫臣
王三善柩已送出一責修理九驛已漸報完一責
制地安位不能從故議未決對畢召各官諭以正
色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如或有貪贓壞法
國法嚴明決不輕貸諸臣叩頭先退又召左都諶

學副僉張提高宏圖論之曰巡撫賢則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事不小嚴諭科道須嚴加核考以後切不可輕狥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爲諸臣承旨退

日講官文震孟奏臣見羣小合謀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聖意持之甚堅奸黨謀之愈急故於予語魯太師樂章願皇上剖晰是非辨别邪正蓋一音雜而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天下容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

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援而思辨雪
又見王承光無事不專而濟之以猥發念必欺而
飾之以詐深計巧役無所不中變亂祖制擯斥清
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故於
五子之歌竟言識精明則環而向者無所售其欺
心純一則巧於中者無所投其隙爲此語者實憂
治危明之極思願大小臣工當視國如家除兇雪
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也奉旨寓規時事知
道了所指呂純如慘殺名賢年例變制等語着據

貫奏明震孟曰純如爲福建守道諂媚稅監高寀周順昌時爲福州推官剪除稅棍純如恨之後純如投身逆璫攫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純如遂挑巡撫毛一鷺搆成李實之疏而順昌被逮慘死矣其致死之由全出於純如今當先上疏求雪恃有吏部尚書王永光爲之援故首倡邊才之說而純如之疏即繼之呼吸通靈提掇如响至於會推年例等大事吏部不自主而必會同吏科河南道若近推年例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誰爲開送商訂

不過以其稍秉公道每事參駁乃借外轉以除礙手耳至考選新資度無所施其籠絡乃獨斥一才名素著之陳士奇而十年冷署之潘有功亦以猜疑見棄大臣之心術如此亦不忠之尤者矣永光疏辨前閣臣定案時臣被言註籍絕如入逆案臣不及知何自援而出之至借邊才以翻逆案或指王之臣一事然之臣在三等之列從考功一法註有涉歷邊疆稍寬一點之語何嘗必欲借之必欲翻之至陳員副濫廁首垣與參廷議人言嘖嘖夫

豈無因至考選過堂十六人內選授科道十四人部屬二人此二人畢各有人徒以前途正遠因才儲用期待殊不薄也時承光已養給大璫爲之地謂文有私于三人于是聖意拂然內批遂有挾私索批不堪講官之語閣臣揭請爲講官存體面改批云講官循職自可敷陳不得任情牽詆此疏在三年因房王承光事故并書於此

呂純如吳江人天啓中任侍郎護送惠藩之國其復命疏於護送太監劉與趙秉彝皆極揄揚

褒美有云其發地方也旣一草一木之恐傷其
自發也又一薪一水之若兇仁聲遐布詩節可
師至歸美逆賢一則曰厰臣之選才㒳再則曰
厰臣之率屬嚴云云此係邸報抄傳四海共覩
當鼎湖之泣純如現任佐樞密弄神通潛行改
換乘邊警方息之後擬借邊才以翻逆案王永
光等爲之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冤謂復命疏
未嘗歸美厰臣不嘗列名欽案且引聖論云須
有憑據不許借題又謂紅本在御前副本在通

政司抄揆作禮科其時爲天啓七年九月必有
說謊以欺諸臣因說謊以欺皇上臣姑不盡言
等語迺政章光岳即爲封進時呂氣焰張甚言
路盡噤故文文肅特出疏糾之云
嘗永光於天啓年癸亥任南總憲比匪范得志參
處南臺王永成李希孔因得罪公論先忠毅時初
任西臺特疏參其陰陽閃爍諸奸狀永光始以病
歸至乙丑春逆璫旣逐諸正人去崔呈秀徐大化
薦之起位大司馬即有兩疏頌璫四海抄傳邸報

共龍丙寅以天變修省司屬王陞張履端二人力
勸其疏救大獄因之去任然非彼意也崇禎元年
起位冢宰猶被持瑞局至上命同輔臣據發出紅
本定逆案諸罪承光因已亦有疏在內力為諸人
覆庇以自為掩飾抵延臣交章劾之以為承光身
為頌逆之人不可以定從逆之案又言承光為逆
臣崔呈秀徐大化諸人所薦為正人李應昇所參
邪正已自了然今雪消覞見終抱狐兔之悲雖換
面改粧何在鷹眼之疾等語前後參論者如其性

張國維陳良訓李長春王繼廉毛羽健馬鳴世顧其國王象雲王永吉張繼孟公疏畢疏幾有百餘永光既以年例箝制科道復薦起史𡎺高捷袁宏勳以為羽翼又因邊警謀翻案見薦呂純如王之臣之邊才故文公於講筵中言之又再疏論糾賴上英明堅持之不能動也至辛未三月科臣葛應斗糾袁宏勳受參將吳宗明主事趙建極私賄有據二人皆永光私人也兵尚梁廷棟亦發宏勳與張道濬招權納賄事宏勳等俱下獄論戍史𡎺御復

諭永光誨貪祟墨奉旨詰責永光始認罪去位則宜與潛國已悟其奸邪驅而遠之矣

蔣允儀曰始永光與烏程比陽附宜與其實兩人自相爲黨用一人則居功於已斥一人則委咎於內宜與不覺也辛未春宜與以主考入闈兩人在外遂顯然示異且以兩年不協公論事宜俱歸咎於一人如薦之臣純如事絕未嘗謀之於周而告人則曰首輔意也宜與出闈覺之適上詢及之原可用與否宜與卽對曰若以之

凡削仕者可用諸與逆案者俱可賜環而忠賢呈秀亦可漸次昭雪矣上乃大悟堅執如初蔣公丁丑年又序先忠毅疏稿中一段云首擊借逆者楊忠烈繼之者仲達首擊貪逆者高忠憲代草者又仲達也若夫有一人焉當清明之時執澄汰之柄以好惡之拂逞溷亂之私初怵嚴威名討逆而實庇奸一經邊警輒借題而誅反案流毒至今尚未有底而仲達袖中彈文獨發於數年之前吾如應山梁溪兩先生亦必以

獄可先見讒仲達以易名之先愧仲達矣此數

語皆指永光事也姚文毅公有山巨源郭汾陽

之先見亦以此矣

長垣既去御史水佳允疏攻梁廷棟顯爲袁張報

復又發其私人沈敏與薊撫劉可訓往來諸奸狀

下部獄則梁實授之以隙且實有暮夜之跡梁幾

不免禍幸中涓左右之乃得自閒佳於是舉長垣

俱不能忘情於宜興矣烏程又用其私人閔洪學

爲冢宰一時捷足者竟附烏程而操戈向宜興宜

與頗危沈敏者紹興人同志說宜興即以沈同鄉追及烏程并去之宜興唯唯給事王續燦等先後疏攻烏程與閔輩宜興脚稍定復欲烏程狂藥謂決不相負於同志擧動不能炤管幕客張捷賀世壽知宜興不足謀皆轉入烏程幕以所謀告之烏程因恨總憲陳于廷宮詹姚希孟刺骨至五年三月兵部華允誠疏參溫閔尤急切疑疏出姚手遂訟言排抑姚以主北闈試爲兵科王猷疏參武舉冒籍事猷爲袁宏勳門人理止宜查冒籍與否與衡文者

撫與閣中乃票擬試內一名高岱以不能完篇黜革正副主考俱下部議處初部擬疏上上意頗信烏程密揭入而聖心變遂降二級姚以少詹掌南院行矣陳以考核御史畢佐周等廷撲武弁事不稱旨革職為民在五年六月

九月初七日上召羣臣面諭曰遼東事十數年不能平袁崇煥以滅敵自任朕遣兵湊餉無請不發不意托革欺隱以市米則資盗以謀款則斬帥縱敵入犯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散遣及敵薄城

下又潛携喇嘛軍中堅請入城赦下法司定罪依律家屬上六以上處斬十五以下給配朕今止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餘釋不問羣臣咸頓首無言上即將紅本付刑部官承旨先出上又曰崇煥罪惡諸臣如何從無一言指斥其爲欺妄又曰此番警報朕與諸臣俱有罪諸臣叩首謝是日磔崇煥於市初錦衣衛具獄詞株連甚多上俱不究獨以史䇾高捷言錢龍錫密謀主欵命革職擬罪

刑部會議奉旨謀欵行私朝廷若無主之者邊臣

何敢行錢龍錫與袁崇煥面商島事即有入軍斬
帥之語明屬同謀着錦衣衛差官旂扭解來京究
問龍錫旣遠到疏辨無同謀斬帥與私書主款之
事且引首輔韓爌爲證再下部院會議奉旨云逆
督謀款擅殺導敵流殃龍錫實與同謀先旣面囑
後又書訂至於面奏庇護尤屬狡猾會讞先確着
監候處决又批刑部疏以科道官都無一言反借
名建白佐款長奸毛羽健毛九華王應升分別遣
配

詞臣黃道周疏畧云竊見錢龍錫對簿法庭頭搶獄吏纍然相視啞無一言此書傳所未見也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閣畔撓元修故一旦破法而誅夏氏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獨斷然決意於一累輔累輔旣乏飲棋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夠齒馬之嫌遂使三台及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譴室衣冠相語以目不目那敢言卽曰那得歸人心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績者乎巻議謬愆謂殺罪輔爲毛文龍報仇如此則邊

將必驕閣臣權落故殺一閣臣爲文龍報仇則可
爲劉興治樹幟則不可爲邊臣示前車則可爲閣
臣作後阱則不可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
九人矣一代之間甯有幾輔何必囹圄憤死孤卿
駢首令傳者爲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且東江片
驚決撫誦毛帥以鼓動列帥之理奉旨龍錫非索
原與文龍無涉何稱代爲報仇本朝不設丞相疏
內援引不倫至棄河套撓元修豈臣子所宜言且
妄稱夏氏是爲何語着回話道周再疏言臣恐邊

臣藉口閣臣則帷幄之猷不壯故因邊計而引東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閣臣而引說事及宰相思古宰相無遙制之實而收遙制之功今閣臣無宰相之名常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滿於胸故倉卒秉筆率行責其支飾降級調用至四年五月始以天旱修省因科臣劉斯琜又有疏請宥始釋龍錫於獄遣戍定海衛

夏允彝曰錢初出獄宜興過候之極言上怒甚挽回殊難錢甚德之次日爲程至錢述周語致

咸爲程曰上固不甚怒也錢遂信温質直而周慮僞不知實温之巧於擠周以自見德也

崇煥既誅有東江舊弁周文煌具疏爲毛文龍訴冤奉旨云逆督擅殺島帥罪案已定文龍歷年糜餉牽制無功豈得乘機借端希叨忠義周文煌瀆奏不倫本當重處念係愚弁姑饒他觀此旨始知殺袁爲毛報仇非聖意也又有義士許俊上疏爲袁訟寃云某日提兵至京營于某處發火器矢石斬首若干又某日于某處斬首若干若云斂云勾

則三日所得首級何來若云不敢爲退卹則後此能戰者何人疏入下部議謫戍其人復上疏曰崇煥若通敵賣國則臣爲賊黨當與袁同誅若袁非賣國則臣言無罪謫戍非律疏入亦不究

湖廣撫按奏三年五月初二有沔陽州鄉官譚世講焚死據州申報百戶趙欽因訪察事本官瞞假他人名告陷押解按院世講先捉欽歸狠毆是夜欽潛入譚家見世講在堂飲酒扭住不放世講令家人放火截其來路不意天意反風倒燒房屋欽

因將世講殺死投屍火中合州士民幸之羣起爲難捕官登城愕視至次日豎白布旂上書四十三里軍民人等被害報仇等語又奏六月初一鍾祥縣爭報道旁豎有紅旂上書九關七反招賢令七字一時承天襄陽荆州武昌岳州所獲紅旂或教場或衙門上書七字相同

譚本中科歷宦濟倒曾謫任江陰教諭貪戾之狀至今傳之宜其居鄉暴横致罹慘禍而亂民之起即是流寇三楚自此騷動矣

日講官羅喻義進講經講章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一節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句頗傷政府正寥寥講數言後講聖駕大閱似一篇長奏疏又多用列聖廟號恐輔弼頻頻不便烏程實患其隱刺借餘文爲辭使正字官傳攺羅難之正字請羅至閣面商比至閣門烏程坐房中高呼他事久不出迎羅待久之憤憤直至閣中隔板揖請前此未有也烏程遂具疏參云舊例惟經筵進規多于正講日講則正多規步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

例駁改不聽乃下部議處部覆云聖聰天縱而喻
義曉曉多言迯以閑住處之在溫不過借題處羅
耳若如部議安用講書爲也可謂一誤一誤羅後
家居以寇禍死節
四年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戸工二部錢糧唐
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劉文忠往大同劉
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十月命太監王應朝往
關甯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韶西
協各監軍十一月命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

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初上既罷內臣外事俱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監視行營自是幽恩四出動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使司並羣相壅蔽矣

從來文試有會試廷試有傳臚禮武場則否四年武舉試有董某者以勇力聞先達上聽時主武試者詞林楊世芳劉必達董以策不中程被格上謂諸臣故拂聖意也下兩主考及監試御史金文燿

馬如蛟于獄命改期重試另點方逢年倪元璐主試令內臣監視于十月廿二日首場試技勇廿五試馬箭廿八試步箭初二試策論初七揭曉初十傳臚悉照文塲事例特拔王來聘爲狀元賜宴兵部命閣臣主席自此遂爲故事

十一月二十四日召對羣臣於文華殿先召戶部尚書畢自嚴問錢糧舊加派若干新加派若干自嚴對舊五百餘萬新一百六十餘萬上曰援兵未出之先稱出浮于入者一百餘萬援兵已出如何

尚未入完自嚴對前此積欠甚多上曰上緊催督
還須從長打算按月給發召兵部尚書熊明遇各
邊新兵若干舊兵若干養兵要爲有事之備須是
守也守得戰也戰得今日果能守得麼明遇對還
是守得的又諭戶兵二部須是同心做一家事不
可爭執召在都御史陳于廷諭以御史考核須嚴
考核嚴自然盡職天下自然無事了又召文選司
蔡奕琛李元鼎職方司李繼貞王芋諭以文武各
官俱是爾等經手推用必須得人因問奕琛用劉

字烈源何推他邊才奕琛奏科道薦舉上曰只要肯做熟手做得生手也做得方一藻是熟手麼奕琛對以邊才實難望稍寬文法上又問劉源清何以推山海總兵繼貞對源清恢復有功見現在薊鎮就近推補又問三屯總兵王維城何如人繼貞曰亦是恢復有功又問張國振繼貞對國振原係陪推皇上點用上曰正陪俱要堪用繼貞曰年來邊事查點愈多使費愈煩上曰畢竟官不廉官若廉吏胥豈敢作弊又召吏部尚書閔洪學等俱出

班跪上曰諸臣公疏遣用內臣太祖明訓朕豈不知只成祖以來也有間用的皆出一時權宜其天啓年用的朕且撤回豈如今反用朕何嘗不信文武諸臣年來做事不堪萬不得已權用他若諸臣果實心任事要撤也不難即如馬政一節如何解馬不堪即行變賣這等解他何用又言海禁當嚴前要孫元化奏他便說禁海須撤島明明是不肯實心做要督撫官何用又重申再三曰文武官齊心替國家做事這內臣要撤也不難

開封推官張瑶杞縣知縣宋玫各有才名張負氣不爲人下辛未考選同鄉宋鳴梧父子在科其門役有所需索張不與便罵之宋不悦及考選以玫爲吏科㸃張爲同知張因揭玫賄囑及倩人代書情奬奉旨覆試而宋卷已潛易矣宋如故張遂降州判孔有德陷登萊張殉難玫亦以壬午之變不屈死

十二月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錢糧完欠于是給事熊開元御史鄭友元俱以完不及格謫調并責

戸部尙書畢自嚴不行糾舉革職下獄吏科顏繼祖疏救上幷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必先核錢糧不問撫字專于催科而戸曹胥吏俱得以操官評之柄長矣畢固是先朝名碩然年齒已衰錢穀煩劇非所宜也先已屢疏請告上不允竟致負重譴而去公論惜之

五年壬申四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言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雜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聖道握算之能以皇

上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門戶之捷徑可惜者一人
臣展采由此精氣今以窺微指爲盡心摘細瑕爲
快意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
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超轉之能事可惜者二
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本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
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見以興
邦啓聖之日爲節𦘕從䏧之景可惜者三國家所
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王化貞與楊鎬異辟余大
成與孫元化並逮使輕猾者不以扞網爲恨耦於

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則黨是非共蔽忠讒互淆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微者羞恥也大臣擅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惟望氣而鮮特立之操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者一二人耳其餘奔走期會詔曲趨承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銓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

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皇上惡諸臣之欺罔欺莫欺于此擅莫擅于此矣疏入責令回奏又極言溫體仁閔洪學交比爲姦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命奪俸一年

浙直巡鹽祝徽廣西巡按畢佐周各以戒責武弁奉旨下都察院參看以會典軍官等項具奏方許取問豈得三品軍職擅行杖責掌院陳于廷覆疏歷引憲綱有戒飭之條謂非自兩人始且言外衛諸武臣目不知詩書口不諳韜鈐無弓馬之長技

撫過人之膂力家居則武斷豪橫賭博酗酒管運則抗顏侵欺有司不得司其長短惟邊方鄉天子之命有戒飭之成憲創一警百暴橫知戢且所犯細故若必一一奏聞天威懼其或蘗隱忍則又長惡不悛天下之衛官將益其驕肆莫可誰何矣恭聖旨軍官不許擅自勾問律例甚明且勅書亦無懲責字面再行駁議于庭堅執如初至第三疏同奏遂奉旨以狥情市恩革職爲民時上方有意振武抑文爲程又從旁譖之故以總憲重臣遽遭嚴

譴陳在天啓朝與趙楊高諸公同事以忤逆璫被逐至此復以抗直不阿得罪去國益見大臣風節矣

工部侍郎高宏圖言臣部有公署中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尚書非侍內臣國家大體臣不容不慎故謹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彝憲意弗顧也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

不名正言順上以軍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奪前後論內臣不宜遣者南北諸臣如呂維祺李日輔吳執御魏呈潤金鉉馬元颺周鑣不下數十疏疏上或降或斥今擇其疏語剴切摘錄一二于後

工部主事金鉉疏云昨見太監張彝憲牌開本監公署已完擇十七日上任兩部司屬官吏等謁見照部堂體制行臣不勝駭異是明欲驅滿署之臣屈膝于奄寺勅諭中曾有是乎彝憲衙猶司禮職

則監視原與巡視體制相等惟貪冒侵欺一體覺察若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遴簡之臣子令其磬折傴僂置自有之堂屬別行僭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諂干憲典而壞士風可勝言乎

工部馮元飈疏曰聖諭以張彝憲總理戶工事務諸臣畢詞合詞爭之而不能得夫爭之不得惟在諸臣深體而善承之遠必無犯祖宗交結之條近必無負皇上釐剔之意皇上以爲內察外其弊可

得然必先爲無弊其弊終不可得臣以爲其道莫如禁交謁則有酬酢有情面情面漸熟格套彌堅乞立垂嚴禁凡在廷諸臣並不許一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宅與部臣密邇若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內臣即得糾參若其循職奉公自關人臣分內內臣不得爲樂不然本欲救弊弊乃愈滋使外臣冀內臣之不來以自便私圖猶可言也使外臣望內臣之來以藉爲蒙蔽不可言也

南京禮部主事周鑣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但見因內臣而疑廷臣者縷縷矣因廷臣而疑內臣者無一焉如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抗直初雖幸免竟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東曦以直糾挾同處矣鄧希韶用而曹文衡以互訐投閒矣王宏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罪斥未能屈指毋讀邸報半是內臣之

温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褻天顔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嗟乎貂璫巧佞祇是宮闈之趨從簪纓雖迂戇終屬帝王之心膂顧皇上之深思也疏入奉旨削籍禮部員外袁繼咸救之不聽

薊督曹文衡慷慨任事勁直不阿與總監鄧希詔抗不相下具疏互詰因稱病乞歸奉旨着殫力於濟以副委任科臣黃紹杰因有監督不和疏云古來未有反顔相視猶可覲面大事者毋論掣肘皆前雖豪傑不能展手文衡亦節鉞重臣慷慨烈士

撫因而受監軍之鉗繫將何顏而立於三軍之上
猶責之以任事可乎然文衡去而監視不宜留何
也此番元黃入人人懾息若欲委蛇附和必非文衡
之人而後可不然肯以鼻息仰乎則有監視必不
能容督撫明矣且廷臣向所慮者不止此今皆已
肆然無忌矣私制不容典兵廷臣言之頃且幾於
立標營窮地不堪騷擾廷臣言之今已穢迹自敗
露廷臣言杖節負氣之士實遭毒螫今果使倆邏
見矣廷臣言寡廉鮮恥之夫將閒詔附今果有賫

嘖稱頌甘爲嚮主門生不恭旨而擅撥督兵者矣前轍非遼衛何可長也世界至此寧不寒心同時御史米賢又有疏劾山東巡撫邱禾嘉云皇上遣內臣監視原屬權宜無奈小人逢迎無所不至若馬雲程請兵自衛邱禾嘉先爲派定六百名猶自歉不能措置其吮癰吮痔之意可見乃部覆議請而禾嘉復爲之請必欲以兵柄授之殷勤若此可不羞哉御史高倬又有監督相搆可虞疏皆奉旨議處文衡因復具疏爲言官求寬不聽未幾曾綷

以閑住去

豐城侯李承祚天啓年間兩疏稱頌逆璫功德請如中山王例封兩公並列兩都璫磔後定逆案議大辟繫獄矣其子上疏引八議寬免刑部疏亦爲之地給事中吳彥芳有疏論之手批諭內閣云此案情最可恨法原當誅但世勳與流官有間券文難泯據部疏議革爵遠戍足抵一死否閣揭固爲之力請引券文免之死條遂改從寬典然上意極厭附逆雖追念世勳稍開一面捧誦御札凜于爰

書矣是年逆案劉詔與失陷封疆之王化貞俱棄市曹勳臣中又有襄城伯李守錡靈壁侯湯國祚皆有疏頌璫竟得漏網

七月忻登萊巡撫孫元化蘇州嘉定人慷慨好談兵以乙科歷官寧前兵備道海氣不靖以元化知海事超升爲登萊巡撫大凌河告急部議調孔有德等率兵防撥孔故毛文龍部將因文龍之殺原有二心至是奉調往來海島幾犯颶溺比收而從陸不勝怨咨前隊已至吳橋後隊尚滯新城齊王

氏庄僕一鷄王氏大族勢凌東省隨禀領兵官必欲正法領兵官不得已查拏鷄者穿箭遊行衆大譁遂殺守庄僕報知前隊收轅而亦時統兵者左步兩營則參將孔有德右步兩營則都司陳有時東江副總兵毛承祿登州參將李九成遊兵三千人皆揷血立誓擁有德以叛攻破城邑數處距登數十里於呂塘扎營曰爲王所逼非敢反也元化令參將耿仲明傳諭扎營城外教場候撫教場周有三千營房援遼將卒家屬居焉欲令移入城川

虜以舍步兵城中拒不納孔誘耿亦反尚有遼人在城中者那民必欲搜戮之遼人遂開門迎師登城告陷時壬申正月初三也元化始知被紿謀事欲抽刀自刎爲耿仲明救止逼之具疏言狀已復縱之航海歸以二月抵津就逮下鎭撫司打問驗其自刎非僞方下部議罪而上 道侍郎劉宇烈督師旣許招撫復誘新撫謝璉知府朱萬年并徐𥑮二內使殺之事聞上乃大怒遂斬元化當日城破被禍者有鎭臣張可大鄉官張瑶王象復舉人王

與燮皆以盡節稱山東巡撫余大成亦以失事逮
下獄論戍
孫余二撫既被逮後廷推以徐從治撫山東謝璉
撫登萊俱同日受事賊已抵萊州二月至四月內
澌環攻不分晝夜儹晝主事張國臣原係撫議以
出援兵皆畏賊主者姑亦聽之以爲撫事成則萊
圍自解且以援爲名耳三月之初張國臣遣使入
城議撫從治抗疏言其非中朝以爲不然而賊攻
圍益急四月十六日架西洋大砲礮擊西南城隅

從治方簡閱丁壯指揮出戰左右請少避從治不可發語未畢礮已中顙額身仆而絕矣從治既死萊撫謝又爲賊所誘殺督師劉宇烈逮問下獄更調榆林各邊兵將用朱大典爲巡撫以繼之至八月中方解圍有德竟自萊入海破朝鮮投誠於

清矣

上召吏部尚書閔洪學兵部尚書張鳳翼諭曰吏兵用人根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到任便要還債這債出自何人身上定是剝民了怎得有好官肯

愛百姓朕前日費幾許推敲才用卿二人須革去積弊爲國家任事又召左都張廷登諭曰風紀重任表率諸御史須是嚴加考核不可狥私又召吏科劉斯球河南道李日宣諭曰爾等以言爲職若直言讜論朕甚樂聞如何動稱言路閉塞你們議論不曾行得行不得只條陳一本塞責多爲扭情而賄賂成何言官斯球奏臣等有聞必告一毫不敢欺皇上上曰有聞必告一語是你心裡說出來的從口裡說出來的你們有一疏定有一緣故與

疏中所說之事不相關已後如有把持囑託行賄的發覺出來自有祖宗之法在又諭錦衣衛王世盛清理刑獄不許瞻狗又遍諭羣臣曰旣做一官就有一官掌職件件都該打算天下方能治平如何一事不做專圖个名色好聽嚴諭再三皆悚然而退

先是舉朝有疏參論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坤遂抗疏指修撰陳于泰係竊科名希建言之名爲自固之計爲首輔周延儒比暱之勢借端責備反飾䰠

狀果否內臣不識一字有類沈同和之曳白云云

是借于泰上侵首輔也首輔即自劾求去不允廷

臣交論不已左副都王志道因上內臣越職輔臣

失職疏謂內臣論劾漸廣內則科道六曹外則方

面督撫又內則卿貳今則糾輔臣矣國家設輔臣

官府黜陟皆其職掌內臣糾劾侵權而輔臣不問

駸駸口啣天憲手持朝綱而上不問將焉用彼相

哉奉旨詰責又召對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

原非得已屢旨甚明昨王坤疏朕已責其誣妄乃

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對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但疏不能詳慎語多謬誤上曰在朕前便多謬誤書之史册便不謬誤了國家大計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詰責者再問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命削籍去

給事中陳贊化論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

借叢威人延儒常語去輔李標曰上先允放余對
還原疏即改閣類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
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淺乎又引刑科李世祺
爲証世祺亦奏延儒有是言詔勿問六月延儒予
告回始溫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參周時體
仁無一語相助于是賀化慶疏即羲皇上人一語
窮究不已溫知上意已移凡與周爲難者必陰助
之而助周者皆黜周遂放歸
烏程擠宜興去位宜興不堪乃謀召桐城何如寵

以墜之桐城疏辭不允勉强就道至中途復以病堅辭始蒙俞允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甲戌中秋閣中例有賜饌大璫傳諭始稱首輔時烏程方在告病痊入直即開首輔之室居之當宜與在事又薦用上饒鄭以偉上海徐光啟二人皆老成宿望也不久皆相繼告亡至是請枚卜上既點嘉善錢士升又特用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騶二人嘉善雖浙人與諸正君子頗相周旋周世濟力言於烏程令收之無爲他人用遂由南禮侍入巴

縣亦宜與所注意而爲程援以自効者也俞旣下給事中章正宸疏糾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辨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委除異已驅鋤善類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謂是左右爲緣故倚他途以進將使天下藉心捷足之徒紛馳而起因自附於陽城裂麻之義有旨革職逮問時正宸方以館職外授遂著蹇諤之聲云

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

須應先歷推知垂為法次年又命改部屬為科道
於是甲戌科以後遂停考庶吉士以行取俸滿推
知考選改翰林編簡人因爭趨翰先一途并不屑
就科道而營謀者益甚至戊寅年之考有以相爭
搆難者矣
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
諸臣盤驗散放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
同守備
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

太監陳大金闖思印謝文舉孫茂林爲內中軍會
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闖思印
同總兵張應昌合剿汾陽知縣賈申鏈以逼迫苦
供億投井死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甯張國
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命太監魏相監
視登島兵餉順天撫按報三河知縣劉夢煒自縊
死先是有解餉銀過本縣者被盜刦去五千餘兩
奉旨責令本縣官賠補夢煒初任清苦憂懼無措
遂於私衙自縊當時上司委官入衙相驗行囊蕭

紫合邑俱爲之太息
刑部奏令官處決蘇有功有功即毛有功文龍營
將東降被擒解京在檻車中飲酒放歌及旨下處
决其夜自剔象所逃去究其故乃解役每夜放出
說書是夜忘收禁也
癸酉秋决之日上素服坐建極殿與諸臣輔相商
極其虛懷溫體仁當國無所平反內一人徐光麟
遼東人以舉人任陝西華陰縣知縣到任僅七日
而城陷於賊上于此頗躊躇體仁無一言爲之救

解遂致之死人皆冤之兵部主事賀王盛論爲程
私其鄉人考試官丁進摘癸酉南闈黃美中後場
奢闇媖刀青山綠樹語爲關節青山綠樹用朱子
心學詩人猶易知奢闇媖刀巧荀卿佹詩云閭娵
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刀父是之喜也大畧是善惡
顛倒之意上欲查究此四字闈中不能對委之部
科大宗伯李騰芳慶費𦒿尋嚴旨以其不行糾駁
令閑住去已而部科共擬省直黜革舉人七名又
罰科者數人各考官俱降調有差

福建顏茂猷會試全作五經題外簾以爲異知貢舉林釬爲之題請奉旨念其該博准錄送內簾主考不知上之屬意也置副榜首出場後亦具疏請之上命試錄中列在第一名之前准與廷試拔置第二甲第二名皆異數也顏中天啟甲子鄉試亦全作五經監臨喬承詔以其越格令止錄本經進內爲主考顧錫疇房師彪佳所取其人故博學篤行爲士林推重登第後授禮部主事不久即故或傳其爲仙去云是科場中皆推易一房文公震孟所取陳際泰爲第一同考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計誘文公謂渠所取乃楊廷樞也楊爲同鄉名士文遂讓之及拆號乃李青也項向有項黑之稱一時遂笑傳有項黑得李青之對自後以五經得雋者又有丁丑揭重熙

癸未馮元飈

殿試故事內閣擬策問二條請上點用其一鮮所點改是科問知人安民上更其大半曰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敵本爲夷地窄人寡一旦稱兵而三韓不守其故何歟目今三協關寧以及登津等處各宿重兵防敵也敵不滅兵不可撤餉不可減今欲滅敵撤兵如何作用且流寇久蔓錢糧缺額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民爲邦本朝廷豈不

知之豈不恤之但欲恤民更欲飽軍何道可能兩
濟即屯田鹽法誠生財之源屢疏條議申飭不見
實效其故何歟至於漕糧爲三軍續命馬匹爲戰
陣急需折截挂欠遂失原額原制何道可復今遼
東敵强盛河套有可復之機邊外儘可作之事但
難於门口窺伺朔野匱乏近降夷既至作何安插
插套速合作何間破流賊漸逸鄖廣海寇時擾浙
閩剿滅不速民雖未已兼之水旱頻仍省直多故
作何挽回消弭又唐宋曾以武臣爲中書令樞密

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曾以近臣爲布政興史爲僉都奈何宋不可彼爾多士留心世務久矣其逐欵條答無諱朕將親覽焉以上皆宸翰親揮謌

睿意淋漓求治之殷具可想見又故事讀卷官擬上卷十六卷硃圈句讀進呈御批定一甲三名今上

命刊呈十二卷無句讀者特拔爲第一劉理順後劉必申之

雖第二吳國華而以原擬第二者爲第三楊昌祚擬第一者爲二甲第一李焴第三者爲二甲第三陳組綬

御批四卷皆嘉意造士之睿謨也

給事中吳家駒疏論温體仁杜門兩月入闈典試不先不後有私壟斷而左右望之迹臣乃得以劾

廷大典問之夫聖壽呼嵩元旦稱瑞體仁獨託病不出矣祫祭太廟春祀社稷亦托病不出矣經筵開講所以崇聖學獻俘告廟所以昭武功皆托病不出即皇太子千秋令節終托病如故獨至入場主試則褰裳就之無他朝賀係臣子恪恭之誼所關在朝廷取士有私門桃李之利所利在身家也尤可異者會場題目歷來與君德政治相關未有

大臣敢妄自稱比者今首題以子產自許不思鄭以衰國殘主有難乎其擬上若救民水火之中尤爲不倫堯舜在上雖小醜未靖何至比吾民於殷喪之季況取殘弔伐亦不宜設於今日奉旨以其誣牽誣引着降調先是易一房添嘉祉首篇末有不敬不義之臣云云本房文長洲取之意爲程必見駁當有一番質辨及呈卷卽批允撤棘爲程於闈中揚言曰外人要說我們要進場收門生今日地位也靠不着門生了況場中卽有人罵我嘉濟

曰場中如何駡得烏程曰他文中竟說不敬之臣如何不義之臣如何豈不是駡嘉善曰如何打發他烏程曰本房批伸眉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耶是科烏程雖爲主考力行阻抑榜額每科三百五十名止取三百會元多扶入鼎甲而李青不得入每科考館獨是後兩不考至倡議令欲三甲選縣佐貳衆以爲不可而止

以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命天下朝覲官將會計册親齎投送查其完欠以爲殿最仍照見部堂體行

禮禮部郎中袁繼咸已升山西提學將出京上疏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格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齎冊之令皇上從之時以剔釐奸弊非欲羣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呼責爲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向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有此事此可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

之彝憲亦疏言覲官叅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疏
言尊朝廷自有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
見內臣而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册吏部
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罪猶
可爲安事創彝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
內臣不得與外事者必以內臣繩外臣此曾典所
不載上切責之時有大同知府蔡屏周持册投送
獨長揖而退內臣呼而語之曰此朝廷命誰敢抗
蔡答曰朝廷止命查錢粮不命查體統彝憲默然

蔡亦不顧後借他事叅處公論不平隨有以大府
薦者上亦不允而罷夫天下之爲守令者多矣抗
節不屈止蔡一人且又出於乙榜其丰骨挺出真
迥出尋常矣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以劾大學士温體仁吳宗達
謫于外復罪文選郎中吳鳴虞以考選非人幷謫
之袁繼咸復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
其舌擊而絏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今考
選在即銓臣必將徧問諸臣曰汝必不叅大臣然

後投之臺諫將使言官括囊無咎爲大臣者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也且皇上樂聽者讜言使天下翕以攻彈貴近爲皇上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責之
先召舊輔何如寵入朝屢引疾不到給事黃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體仁當知所以自處矣自體仁在位水旱洊臻盜賊滿路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熟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

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
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人望上責其率妄
命降體調仁疏辨紹杰復連三疏劾之其言愈厲
且曰體仁奸欺其謀不過兩端一曰朋黨一曰票
擬下而惟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新類之
禍上而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憤誤之
愆又疏劾佐銓張捷薦用逆案中人八年二月又
疏劾體仁誤國禍延陵寢再奉旨降雜職用
總憲冢宰俱缺上命公卿堪任者來看特御平臺

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面諭曰吏部尚書乃用人的官須要第一等才品若據會推故套不過情心定力兩語混題止須一二人把持足矣何必會推卿等各舉所知來吏科盧兆龍奏科道例無保薦只舉有不當方行糾參上深然之吏部侍郎張捷奏年來諸臣黨同伐异在外會推自然瞻顧情面孰敢犯忌今蒙皇上面諭各舉所知務得天下第一等才品須不論方隅上曰立言不以方卿等奏來時定國公徐允禎等大學士溫體仁等其舉謝

陞唐世濟等十餘人張捷獨舉呂純如唐世濟諸人舉訖捷奏臣舉兩人皆舉朝所不欲用者上隨取疏閱訖諭曰呂純如是逆案有名者何爲舉他捷奏純如臣所深知逆案列名謂其頌美逆賢今紅本現在並無一字相及豈可誣坐上曰他已曾辨過但不可開端因以目視科道官曰如何說盧兆龍奏諸臣薦舉各有本末至張捷所舉呂純如欽案有名臣等正擬糾舉適聆聖諭已明故不敢復奏捷又奏臣實知純如眞清執可用故從公推

舉即在案中亦須分別倘用之不效臣亦甘與同罪又言小民作奸犯科朝廷五年大審每年熱審惟恐其冤何況大臣如何冤得工科孫晉即奏此事如何比擬今日皇上鄭重冢臣特召諸臣公同咨詢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兆龍奏臣任清江知縣時記得純如護送惠藩之國沿途騷擾即此已見無才況屈身逆賢其品可知時科道蔣德璟金光辰韓一光楊繩武俱奏純如斷不可用捷猶呶呶不已刑科張應甲叱之曰張捷所舉如此心事

可知還敢在皇上前巧辨上郎令撻下去隨問首
輔體仁曰謝陞可明月旨下以南吏尙謝爲吏部
尙書左都唐世濟爲左都御史時八月二十一日
也時王應熊故善純如又與體仁相比故體仁陰
主之而令發自張撻不虞上之堅持也給事吳甘
來范淑泰交章劾應熊撻同謀黨附冀翻逆案上
不聽撻亦屢疏乞休侍體仁與援俱激溫旨十二
月間己奉佐討方殷之旨正擬肆其兇鋒未幾有
劉宗祥之疏宗祥先任金壇知縣與撻相善也以

御史巡按四川有成都知縣賀儒修者捷之姻戚因作柬托宗祥欲得卓异一舉柬中有忠言不入朝事日非等語宗祥入川見儒修狠籍時甚折于公論循例糾合有旨革職逮問捷大恨之值宗祥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譴宗祥據實剖辨且以實手書上聞捷遂革職下獄都察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上抹去之御批劉宗祥着回道管事後部擬捷配贖

張捷在天啟初官御史疏論三案邸與諸正人

有忤癸亥例轉外藩乙丑同前例轉數人皆歷京堂以其不附東林也時逆璫柄政同事附之者皆稱功頌德殺人媚人掟獨介然自持不苟阿附且周旋周忠毅公於詔獄友誼甚篤彼黨偵知之竟出中指爲阿附黨人爲李某死友着𠛬奪爲民葢誤以周公爲先公也是其人可謂中立不倚之君子矣至是又以保薦純如謀翻逆案而被黜宏光南渡馬阮用事起位冢宰尤堅執邪議方疏請追䘏諸逆臣重刊要典頒行

天下而國已亡矣國亡之日郤能不降不逃潔身自盡且同鄉之人亦稱其居家孝友律己清廉則蓋棺論定大節皎然獨惜其意見之偏爲邪氣所中深不可解至不惜甘與同汚也使死而有知推原誤國何人正邪何辨此時水落日出亦自悔其生前持論否

文震孟請改修實錄疏畧云臣因纂修熹廟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廟實錄較對見其間乖謬甚多如先帝冊立其挺擊紅丸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邪

說而應和之盡天啓三年七月實錄進呈乃禮臣周炳謨等所纂修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光考二十年青宮之憂忠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因摘其悖謬亟宜改正者五事上聞嘉善票擬要典已燬是非已明據奏臬

考實錄是否與要典同異并天啟三年所進該部
逐一查議具覆時八月十三日也票入不發直至
九月二十七日上御平臺手出此疏面諭輔臣曰
皇考潛德青宮三十年憂勤惕厲靡有甯晷雖長
幼固有定序皇祖意無偏向然儲貳大事諸臣上
疏推請自有職掌如何說他浮議說他好事溫體
仁奏無嫡立長皇祖屢旨申明諸臣不行靜聽屢
疏瀆擾反致大典久稽實諸臣之罪上曰諸臣雖
如此說催請之疏自不可少又如張差持梃闖入

東宮此何等大變王之案揭稱其不類瘋癲請集多官會審正是他謹慎處如何反說他捏謀王應熊奏之案原係官箴有玷知不能免故捏出此一段以圖自全上曰張差直至殿簷韓大用聚衆擒拏可是之案捏造的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歷歷是風癲不是風癲體仁奏之案此揭原不差但其本意欲借此以自免上又曰皇考病亟時李可灼輒進紅丸以致賓天諸臣還是付之不問的是還是據法執奏的是應熊奏可灼本意原求皇考速

愈因皇考久病之後一時挽回之不轉上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嘗試邀功的當時諸臣不行執奏已自差了反說執奏的不是有此理否體仁奏此皆是逆璫時羣小附會造爲此論今要與已焚是非已明又屢奉皇上申飭便可垂示萬世上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旨奏內冊立大典皇祖淵衷默定內外廷未知故屢有瀆請然諸臣羽翼國本忠自難泯張差實係風癲雖無別情然挺擊興變法應重究紅丸輕進諸臣無一持

奏殊欠徵慎但其意亦忠愛諭旨明申郎爲定案
實錄不必議改該部知道巴縣所票也同時許士
柔亦有帝系不可畧詳考補續兩疏纖文疏執爭
之文疏請刊定改錄所肇者許疏則摘決之改錄
所刱者俱泰不必煩議之旨雖有正論無救邪說
皆由閹臣護奸也安得有信史哉
自己巳之警所調援兵以糧不時給脫巾一呼中
原遊民又以驛遞裁減無所得食者皆挺而走險
潰兵與飢民合而流賊起秦晉二省無處非賊始

調總兵曹文詔專剿山西之賊所殺獲甚眾可以奏功求免有自矜之意既而賊勢漸張時有小挫因復調宣大兵剿之賊復趨秦中總督楊鶴以撫功被逮叔洪承疇代之洪能撫綏得軍心剿賊頗著績于是賊復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制賊南走河南遂闖入鄖陽撫治蔣允儀以其兵力單寡連疏叩闕時烏程柄國修郄搆之被逮賊遂蹂躪荊襄直入四川矣

按鄖陽原以村鎮改縣治以其介湖陝河南三

省之交山川綿亘盜賊易起故設重臣鎭撫之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爲撫治然所管轄地各省自有巡撫主之治臺不能專也萬歷初年額餉猶有一萬六千王世貞在事以六千改充邊餉以四千發荆商兩道自備標兵而數止六千矣標兵三百歲糈止十兩有奇皆各縣有身家者買頂首以免門戶而覓人充當又義勇二百歲糈六兩且糊口不支而南下之賊動數十萬雖使武侯復生亦安能施其堵禦哉蔣公在

事屢有疏痛切言之閣部俱不相紹管宜其得罪也代蔣者爲盧公象昇幸以才名素著不數月即升總理所後則俱無善全者矣

流賊初入荆襄廷議設五省總督時有添設少司馬原以備總督之選彭汝楠汪慶百二人不愿行烏程力庇之選遂置總督不設至賊勢燎原始以陳奇瑜爲之專任剿賊賊潰四川誤涉棧道南北以兵堵塞路口可束手就斃矣賊首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利其賄許之代爲上疏准其自新押歸

原籍每十人以一安撫官押送及出險口至草涼樓地方一夜衆賊盡縛諸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委諸道傍復大肆猖獗奇瑜以撫局大壞因請各撫鎮分地責成欲假此以分過也奉旨總督原以調度各鎮撫道不得藉口分任他卸取罪旋革職逮問以爲程之庇僅得遣戍

時秦賊數十萬出關分爲三一自陳州上平陽入晉一自武關向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河北南北諸賊復分爲三一走伊汝陷滎汜東

漂入鄭州復分道犯商州一自葉蔡南陽汝甯一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與汝甯賊合十五營衆數十萬由固始蒲霍邱破之焚壽州正陽鎮破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合門死卿紳兵部尚書張鶴鳴年八十餘矣賊執而倒懸諸樹引滿射之逼索金帛有賊至持刀劈之自踵至頂且駡曰若復能坐而鞭吾背耶人始知其總督時有宿憾者也時各邑鄉紳死難者甚衆不能詳記

鶴鳴天啟初任中樞左袒遼撫王化貞與經畧熊廷弼搆難致有遼陷又起奸細一獄爲卸罪移禍地經撫旣皆得罪言路攻之僅能免官幸矣逆閹用事負緣起南司空黔賊未平遂黨李夔龍薦之逆閹於朝堂大言曰黔事非鶴鳴不辦雖老可用也遂改兵部尙書督川湖雲貴軍務賜蟒玉尙方間其所以獻媚逆閹者至醜穢不可道崇禎初爲言路瞿式耜胡永順輩論其尅餉冒功與媚閹諸罪削職家居至是年已八

十餘矣熊王皆相繼正法市西彼獨安享富貴老而不死乃竟戕於流賊之手慘毒加甚謂天道無知可乎然繼崔鳴督雲貴者爲朱燮元又言因其遺畧得平安氏蓋其人大約有才而忮貪而鄙用爲督撫或可收用一隅用之中樞則不免貽害國事矣

八年正月十六日賊自潁州至陷鳳陽焚皇陵享殿其明樓鐘鼓皆燼毀高墻放罪宗執知府顏容暄杖殺之留守朱國相指揮包文達俱力戰不屈

死軍民死者凡有四千三十五人見給事林正亨查報賊
自稱古元眞龍皇帝掠陵監所遺響手小奄侍酒
奏技剖孕婦注嬰兒于槊以爲笑樂者凡三日
鳳陽向未有城守備太監楊澤貪殘苛刻商民苦
之巡按吳振纓至商民往愬振纓大懼太監不肯
受詞閉門以拒商民集其門者三日日以益衆遂
譟澤用事武弁侯定國殺之一擁至太監署楊澤
已遁復至按院署吳亦乘間走矣衆遂焚太監署
刦掠城中亂民無主乃集隊執香往迎流賊蕭士

人之亂十五日先發羣寇以十六日始到激變釀禍實起澤與振纓撫岊楊一鵬不能弭治又以隱匿遲報俱奉旨拏問下鎮撫司獄一鵬爲輔臣王應熊座師振纓則體仁兒女姻也兩輔臣力庇之上以皇陵失事重大竟從嚴處一鵬以決不待時棄市振纓發口外充軍然起變時楊實在數百里外吳現在鳳陽因亂而逃乃輕重若此蓋以烏程之庇云文秉曰烏程爲吳故祈哀大璫至于屈膝闍體眞掃地矣先時賊在河南將逼安慶有爲樞臣張鳳翼言者鳳翼語科臣

孫晉曰賊走南已入絕地此賊不食大米賊馬不食稻草行自斃矣聞者無不掩口竟不預為設防卒致有鳳陽之變

上以陵寢之變痛憤避殿御青布袍下詔罪已命大小臣工共加修省詔曰朕倚任非人遂至敵猖寇起以全盛之天下甘肯實心為國何難滅此朝食奈夸詐日聞實功鮮覩敵三次入邊寇七年不滅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調中夜思維不勝憤惋乃至今年正月上干皇陵祖

恫民仇責實在朕茲擇十月初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以青袍視事以示與行間士卒甘苦相同之意馳諭督撫遍告行間仰體朕心其救民命署禮部侍郎陳子壯因條議寬恤實政蠲租清獄宥罪恩過省工東兵虧贓郵宗改折覺驛旌叙事例凡二十二款內請復祖制裁撤內監則不利于諸奄議東兵責督撫則不利于諸鎮政府持之欲挾小其事徒摹虛文彌飾于是雖有主上勤恤美意實政終不能講究也

寬郵詔下議及罪譴諸臣嘉善謂刑部宜具各招情節列各疏請先釋罪而後起方有次第冢宰謝陛曰此敝衙門職掌疏不可緩疏上臚列無遺并當日得罪情形悉爲粉飾上大怒切責于選郎吳羽文于獄而事不可爲矣及擬請一百員票僅以楊都楊世芳余文熠馬思理高倬劉必達齊正宸胡艮機楊鴻廖大亨張爔垣十一人了局時烏程一手握定使寬郵德意竟成屯膏其忮如此

給事許譽卿疏論輔臣樞臣云民家垢壠偶爲盜

傷亦必隱痛今仰惟至尊之痛憤皆樞臣固位失事輔臣玩寇速禍耳賊在秦晉議設總督侍郎彭汝楠規避不行樞臣則謂人曰政府不肯設也賊入豫楚汝楠被論再議設督而汪慶百猶汝楠也乃推極邊之陳奇瑜又誤於撫之一說心持兩端而賊已蹂躪東南矣昨冬東南震驚始有淮撫摎江移鎮之疏及旨下又曰不必議移以滋紛擾輔臣遂視陵寢為孤注也又疏曰論輔臣者皆庇私納賄一身一家之事其於誤國猶小獨此宗陵[illegible]

驚祖宗怨恫致聖心有在天之隱痛臣詎有率土之公憤此之誤國更孰有大焉前後連上五疏皆極其痛切同時科道又有何楷范淑泰徐耀吳履中張盛美張肯堂郭維經部臣則賀王盛胡江鄭爾說等俱繼抗章不下數十疏而體仁輒以門戶坐之于是聖聰終爲所蔽矣

總河劉榮嗣革職提問時以洛馬河潰淤創挽黃之議起宿至徐分黃水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

丈尺餘其下皆沙每挑濬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不可以舟劉遂得罪入獄坐贓父子俱死於獄人皆惜之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引監收律坐死庚辰秋以魏景琦監決之誤竟致典刑人尤冤之

劉公北直曲周人丙辰進士與先忠毅同年相好也工書善詩好交游頗以經濟自任其門下多遊客未免失於輕信東光霍維華者以逆案譴戍徐州冀立功贖罪前議實倡于彼劉公好奇畧遂信之致罹大禍小人之不可作緣如此

禮部署部侍郞陳子壯請寬釋河南巡按盧經學道胡澥不聽先是汴城萊陽王與許州貢生蘇輔宸爭田屢具詞有司不能聽適學道考試開封萊陽家奴搶蘇族一秀才至家毆之此生原不與輔宸事諸生咸爲不平先訴之胡繼訴之盧時三月十五三司公謁按臺萊陽王同八王子亦异一人來訴以期抵塞在院門外大噪以輿扛亂打諸生有飛石相擊者諸生不敢動噪乃愈甚萊陽復在門首裂其衣冠嚙血塗面爲圖賴計院道出示歸

咎諸生明日傳蘇生已死王亦稱被毆傷令母訴於按道又膚愬于周王周王即據偏詞入告及按臣疏聞上疑萊陽實被辱地方官私庇諸生嚴行遣緹騎逮浣道及蘇輔宸等下錦衣獄蓋上方崇重藩體故經藩王疏參者必行重處時盧胡俱到任方兩月竟得嚴譴蘇生竟死獄中人皆寃之

上以兩京國學之士雜而多端無以甄才品施教化乃停止入貲援例一途命各提學官會試各學廩膳生員每學拔取一人充貢入國學以巡按爲

監臨道臣爲提調分試兩場有分考謄錄彌封等
官一如鄉試法行之貢入禮部延試闕下分送兩
雍肄業一時與貢者自誇爲奇遇然亦未嘗特拔
一人進用也次年又命須孝經暨朱子小學于學
宮令士子誦習督學官取以命題試士人又命士
子兼騎射于文試畢復又試馬步弓箭鄉會場亦
於榜後試之一時不能文者競以此爲媒進之階
矣
諭監修實錄等官朕躬閱皇考前錄頗有失實之

處蓋時政予奪或志在激揚矯抑不得驟言得失即章疏敷陳亦有風聞臆見難保盡出公確惟冀存當日始末備載所奉明旨一聽後來評繹庶幾初意不悔今于意合者存其美不同者去其實或突藏一節或單標數語成心偏見滋惑傳疑其於實錄之義何在自今皇兄之錄未竣應加中論又論今士鮮實行人多虛飾其於薦奬乞恩尤甚以目擊耳聞之事輒要挾人以說鬼說夢之言敢于奏上才難自古記之何近時之多賢耶賢人多而

天下治何宇宙之多故耶祗足貽譏後世見笑識
者亦當禁之二條皆御筆親撰也卽漢詔之佳者
不幾能及後經閣擬反不如矣
故事經筵講書置春秋弗講上獨以春秋有關於
撥亂反正傳旨令選專經者進講時首輔温故以
春秋起家詞臣文震孟亦以春秋名家首輔恐文
進講以其如前年諷語或當上意故隱之而佯爲
搜索狀次輔嘉善指及之首輔佯驚曰幾失其人
卽以名進十月二十四日講至祭伯傳宰咺歸賵

傳問禮也嘗缺不進講上特令補進文乃講晅以
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上領
之既奉御筆宣諭云宰晅一章正見當時朝政之
失所以當講後以此類推已又講內君子外小人
及人臣義無私交一段大慨上意爰立之命基於
此矣
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傳大小九卿翰詹等官召
對上御門天街兩傍置桌子筆硯諸臣行禮畢上
諭曰諸臣才品朕未遍知令一試票擬輔臣六卿

尙書站于堦上其餘分班試於階下兩中官持木
一帙各分一本并二小東傳諭將內本票擬書東
內一稿一謄試完命退次日上傳姜逢元凍子壯
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閔仲儼馬之驥張元佐張
居着吏部將年貌履歷開寫來看其在籍諸臣有
堪任閣員者也着從公推幾員來吏部郎將九臣
年歷開寫會推在籍吏部侍郞林釬禮部尙書孫
愼行順天府尹劉宗周奉旨召在籍三臣作速來
京爾部馬上催他就道不得遲延至廿六日奉旨

文震孟張至發俱升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先是
召對文以病在告不與官尙爲少詹事張以刑部
改入皆新政云自此以後凡枚卜閣臣必內外兼
用亦不論官堦大小矣　召起三臣孫以病卒于
途未及陛見林以原官入閣卒於位劉升工部侍
郎不久以建言去

故事新參入直後以名帖及禮帖致掌司禮大
璫璫亦來答時大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諸閹
正人托安之姪中書某轉致許公霞城盛稱曹

皈依之意且云舊例固不可失相通一番此後有事亦可相關好于上前說話許轉述之文公曰無論素不善與若輩往來且同事者方虎視眈眈若稍有一隙反與以口舌何以自解卒不與相通未兩月頓失上眷而見逐矣許公曾爲予述其事深服文公之持正而嘆當時撥地之難居如此

撤回各鎮監內臣諭戶兵工三部略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臣一應事悉以委之諸臣不意習尙久

非營私卸過甚有從而剝削爲陞官肥家計者此士大夫負國家也不得已查照成祖監視之例分遣各鎮添兩部總理亦欲諸臣自艾數年來經制稍立錢糧稍清諸臣亦有省於中矣今將總理監視酌量撤囘以信朕之初心惟關甯逼邊高起潛兼兩鎮京營原有內臣提督照常內而部司外而撫道務要共濟時艱慎始保終永識朕言是諭適在文入閣後一日于是遂有新參居功之說譖於上前矣

輔臣王應熊回籍先是六月初十日科臣何楷以
皇陵失事叅體仁應熊庇撫按楊吳之罪應熊即
于十三日具疏奏辨時何疏尚未奉旨發抄應熊
又方註籍不入閣內何因以預洩機密叅之應熊
疏認謂家人在直房中書處抄出上乃下其家人
于錦衣衛究問并查擅與中書姓名在直者俱罰
俸一年家人王心良問邊衛充軍應熊遂以是去
蓋上意既極重漏洩烏程又適被論註籍不能為
之庇說者謂長洲實為之而忌者益盻盻矣

吏部尚書謝陞疏參工科許譽卿福建布政申紹芳營謀陞官許創職申逮問許在天啟時以疏參逆奄謫官時謝爲文選郎亦以不附奄罷崇禎初同膺環召謝已歷官冢宰許在垣中資望最深猶守故官以母老欲乞南太常以便養同人不可文擬留之升太常少卿亦非僭分謝與首輔故難之適臺省同時攻冢宰及總憲許謂須舍謝而專攻唐唐與烏程朋比肆惡尤不可緩也御史張續曾不通商確特疏獨參謝一人張許同鄉謝乃疑此

疏出文許意又山東布政勞永嘉晉升登萊巡撫勞固逆案漏網諸臺省擬合力攻之謝三遇戶科米學顯曲致殷勤求稍徐之候旨下而攻之未晚且云勞君之座師申君之座也申故文之姻戚時任福建右轄待次蓋以此相挾而臺省不能待交章速牘有旨登撫另推東省諸人人懷恨矣兵科宋之普力慫謝謂文許皆決不相容將以銓席待商冢鄭三俊及大司農侯恂豈能久留汝耶謝已心動適有張之疏遂具疏參許與申坐以爭官講

缺有憑藉與援語發票時首輔已定意故示商確於同官嘉善謂所奏必當有據宜行勘或令同奏首輔不然遽票旨云大干法紀着調降夫旣云大干法紀則不僅降調矣次日果發改票削籍爲民文爭之不能得乃作色曰科道爲民乃極榮之事許陛辭疏復侵首輔首輔疏辨遂及文何二輔創指爲民極榮語謂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止此爵祿位號而震孟所言是以股肱心膂之臣爲悖倫滅法之語疏入上頗怒得旨吾騶震孟不宜狥私

撓亂各具疏引罪何致仕文閑住未數日復以滅倫二字参庶吉士鄭鄤以鄤爲文同鄉同年相善逆賢時同以建言謫官故借以引繩批根也鄤居鄉實有穢行謂可以箝諸正人之口鄤下刑部獄屢問屢駁同鄉亦不直之竟以士民公疏再下錦衣衛遂致極典而一時株連者甚眾總由温之險心毒手搆成大獄云

河南監紀推官湯開遠由乙科以知兵授是官于五年冬已有兩疏論時事至是復疏言爲皇上分

任則寇莫如撫鎮乃于撫則用懲創于鎮則用優遇諸臣受事之始已爲不終朝之計有甯甘褫革必不肯做者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不做罪輕做罪重也即有做者而反爲不肯做者掣肘也有責其妄言做亦罪等語何所指着同奏因復疏言皇上爲辦寇而誅督臣一逮督臣撫臣二褫撫臣二并逮兩按臣道府州縣不可勝紀前後諸帥有一逮且誅者乎即以中州言之按臣曾倜捐資濟荒未嘗悠忽竟從逮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道臣竊

史淇謨令宜陽冦無敢薄城六安州之全獨力爲多竟以罪擯無肯倣敢倣之州縣矣永甯鄉紳張論捐金募兵其子鼎延乞卹并奪其職無肯倣敢倣之鄉紳矣又如銓司倣藪吳羽文竭力搜剔竟以起廢干怒竟致長繫無肯倣敢倣之部曹矣皇上不留意分別一下銓部卽議罰議降革一下法司卽議杖議配遣有肯執奏爲不當者乎竊見彞彞諸臣賢者不復以逮爲辱不肖者無復有自艾自奮之心且以犴狴藏身人品與封疆兩盡可不

爲寒心哉奉旨革職拿問河南巡按金光宸爲之
代請以其戮力行間殺賊有功准釋放還職
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用者宗人
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官職其遷除如常名
曰換授署禮部陳子壯疏言宗秩換授適開僥倖
之門其事有不便者三不可行者五上怒甚有非
祖尚親之旨遂下陳于刑部擬贖徒放歸先已有
宗藩儀制之議始于唐王上疏部議屢上屢駁至
是上益怒欲加廷杖曹璫跪諫乃止未幾唐王杖

殺二郡王上不懌又因邊警請統兵勤王上遂褫
敕撫按押發鳳陽高墻至十七年以淮撫路振飛
疏保赦出乙酉南都失守鄭鴻逵等擁至閩中登
大寶號隆武閩破被執蒙塵　宗室以科目起家
始自天啓辛酉其能文者江右爲最楚蜀次之甯
藩宗室有朱統飾中辛酉戊辰兩榜選庶吉士有
言宗室不便入館者改中書郎告假去至宜興當
國閔洪學兼銓以其疏請復改館職壬午爲南畿
副考又甲戌進士朱寶符賜名統銓朱鉀賜名奉

錚皆庶宗求請名祿者中式後賜名出特旨庚辰年又有朔覲縣令朱露上䟽逢迎時事召對授給事中賜名統鐕此其最著者自換授法行皆是親王保舉優者得中書次則府佐州縣官諸宗在仕途者幾八十人大都以營謀得之換授易而科目難使諸宗不務讀書專務鑽刺及入仕途益多不法公私苦之

乙酉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犯和州知州黎宏業嬰城固守二十八日賊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一

百餘人賊復肩方臬掘城城上擲薪燒之已而風
雪漸急城上人不能支有散走者賊遂得蟻附而
登黎時有母隨任知事不可爲視其母自縊訖大
書於壁曰爲臣不負君爲官不負民忠孝誠已盡
死生安足論書畢自縊而死一門死者十有餘人
有幼子以先隨父還家得免同死者又有學正康
正諫鄉紳侍御馬如蛟事聞黎贈光祿寺卿賜祭
葬廕子餘各贈卹有差

黎公廣東順德人天啓辛酉舉人先忠毅時以

南康推官應聘分考本房共得士七人黎公其一也工詩善書淹博風雅時稱名士尤篤於氣誼所以周䙝師門者甚至乃竟與先忠毅同以節義傳斯無愧及門矣

三朝野紀卷五終